

七 脉



吕翼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土 脉

© 吕 翼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脉/吕翼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9. 4
(云南作家丛书. 第2辑)
ISBN 978 - 7 - 5367 - 4352 - 6

I. 土... II. 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443 号

责任编辑	车树清
特邀校对	罗 华
装帧设计	傅韶晖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5楼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总 印 张	80
总 字 数	200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总 印 数	0001 ~ 1000(套)
总 定 价	290.00 元(全十册) (本册定价: 29.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67 - 4352 - 6/I · 863

云南峨山新农村建设文学创作基地 创作作品编委会名单

顾 问

金炳华 丹 增 张田欣
晏友琼 尹 欣 孔祥庚

编委会

主 任 郑 明 张 玲

副主任 黄 尧 尹汉胤 汪叶菊

叶本功 方正春

编 委 杨红昆 欧之德 武清祖

普洪光 缪开和 孔施祥

冉隆中 何雪峰 普绍福

施宏芳 陈 丽 王尚宁

龙泽川 柏 叶

主 编 杨红昆

副主编 冉隆中

编 辑 屈 宁 李朝德

序

黄 尧

“深入生活”的问题，至少从问题提起至今，并不是一个艰深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某些理论学家根究其中奥秘，说生活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什么都是生活，“杯水即水”，因此，所谓“深入”毫无指向的必要——这在逻辑上自然是成立的。你不能说“杯水非水”，如果一个作家能将“杯水”写得洪波涌起或微浪惊心未尝不可。但如果将现今中国作家的写作状况及成果与现实生活的广阔与嬗变的深刻做一比对的话——除非规避某些惯常的因素——你不得不承认其中巨大的悬浮式的空虚、游离式的陌生和对生活质感的缺失、生活领域的畸狭。于是，至少在前十年，或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听到一种泛化了的但尖锐的批评：“中国作家面临生活和情感资源枯竭的危机”。此一批评并没有被放大，也没有明显的普遍回应，它是否说明那种“资源枯竭”的状况其实并不存在，抑或状况仍在继续，当然还有

多解：作家并不打算改变他们的“状况”，已经足有实力弹性的作家一仍积习对此可以毫不理会？

中国作家面临“生态”危机吗？

这又回到问题的前提：中国众多作家的“体制内存在”的“生态”是抗衡的因素之一。文学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个人化的劳动，如果他在自家门前就能合泥制坯，烧造的粗瓷也能卖出去，为什么要远山远水，寻觅精料来制造精品呢？作家“配方”式的作品既可实现某种实在的价值，为什么要破击习规，斗胆投入“生理”的“毒性”的实验？这说明这种悖论纷繁的理性根究是多么软弱无力。

然而，仍有人坚持要到现实生活中对作家充满陌生感，能激活艺术灵性和生活热情，最具有时变特质，最能说明当今中国怎么了？如何呈现最惊心最意外的也最为多数人关注的状况的地方去。他们相信“生活永远不会亏待一个诚实的面对者”。问题再次回到“实践”的位置，这个起点（启步）却模糊和出人意料之艰难。

自1999年始，云南省作家协会，作为省一级会员服务机构，在云南省委省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下，开始试行“作家聘任制”，由于资金有限和当时条件限制，仅有少数作家以自报选题，经竞聘争取到“深入生活补贴”。显然，组织者的目的是想以这份额不多的支持，使受聘作家走出去，至少解决部分“走出去”、“深下去”的困难——其结果是可以期待的：云南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突破一度出现的低

迷徘徊。昭通作家群的出现产生了一个“现象”：愈是离真实的底层生活近切的作家，愈易被呼唤聚集；愈易被激发活化；愈易发生自身命运与群体的关联；也愈易在文学实力圈里以激情周旋。但这显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尽管它的普遍性无须置疑。对于生活稳定，“格式化”了的年轻作家，如果他创作的活力与常规式的生活发生抵触，到相对陌生的环境里去，寻找全新的感受，常常是很自然的要求。上世纪末，云南作家自发提出“走云南”的口号，游走或在旅观察，或找到一个相对固定与自身发现、体验对应的“目的地”，并无数次地企图剥离它的表层，深入它的基底。这一实践的意义虽然在各自演绎中都不尽相同，但更加贴近土地，更加贴近普通人生活的现场及状况，却是基本一致的。其结果，云南产生了一大批长卷散文作品。较之于当时的小说创作，这批数量可观的作品要积极的多，也更有价值。这个趋势持续至今，势头未减，所惜并没有受到全国文坛的整体性的充分的关注。而地方性的眼光也曝露了它的短视，即多从“文化发现”来判定其价值。

这一时期，云南省作家协会试图使从事长篇小说的年轻作家得到更好的条件，以求得地方支持和给予深入生活补贴的办法，让作家到边远的民族地区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获得“兼职”或“挂职”的身份，参与地方建设，全身融入生活场景。由于适合长期离职这一条件的作家不多，而运作成本极大。实际受惠的作家寥寥无几。事实上，“深入生活”面临的社会状况与上世纪50、60年代作家与农民实行“三同”，甚至较之于“文革”

后文学新时期作家回溯自身生活历程去“掘一口深井”的状况已经有很大不同。写作“职业化”被提前自我认定，而社会并没有支付的承诺，体制的框架没有准备安置这个“鸟巢”。加之现代社会生活的压力加大，让作家维持基本生活又获得“生活”的较大空间，对作协这样的服务型机构，能力能为，始终是有限的。

2005年，我们开始摸索新的路子，这个路子起点必须不低于以往，又要降低它的“漂浮指数”，即作家较长时期的、稳定的一步到基层。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后二十年，不少作家已经错过了直接参与经济改革巨潮迭涌，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虽有“下海”的浪花，但少有“泥牛”的消息，其原因等待历史去说明。但在中国深化改革的又一波浪潮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冲撞和交织——即中国最大人群的社会变动随之展开——这是再一次的机会。这样说，究竟有何指向和意义？中国作家的成分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从战争队伍走向革命的文学队伍；也不再是知识青年的进一步文学化；甚至文学的政治使命只是文学家与历史衔接的选择之一；现实主义创作即便遭遇颠覆又懵懂重生也肯定不是唯一“方法”；文学由受命性职业化领域转变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形态之一；文学的每10年“断代”新生代顺生逆动等，何等纷繁！看起来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和进入低成本高名效运作；传媒的介入与强势的放大、缩小功能，是悖反效应；商业操作的既边际又主

流，也是另一端悖反等等，这都极有可能改变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这时候，来主张有部分作家去农村，写他们也许并不熟悉的农村生活，这是不是多少有点“守旧”、“复古”、“老调重弹”？

至少，我是这样看的，中国作家最好懂得一点农民和农村生活，原因是今天的农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城市边际，而城市文化的演进嬗变正在接受来自那里的刺激并“接种”的它的“天花”，某些XXH1N1的“流感”无法抵御，从大的层面上你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农村，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是农村的什么又不是，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最稳定的文化因子，即或不是永远，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在农村。即使“转基因”，也是从那里开始。《红楼梦》如果没有刘姥姥和出身贱微的丫鬟群体，就不是经典的中国小说。一个有理想的中国作家，最好多知道一点中国的事情，这“一点”可能是农村；其三，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也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读本和城市优越与悲怯的最大参照系；城市需要的消除隔离感、添加安全感的“风景”不在城市本身，恰恰在山水之间，在生命的原地，那里——有极其广大、稠密、按他们固有的或正遭受剧烈震荡的理念、习惯、信仰、价值观生活着并持有相对自由选择权的人们，他们可以镜照历史现实并理所当然地走入文学视野；其四，今天的作家同样享有某种程度的写作自由，写作资源已经“非典”，或可任意调动，写农村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不一定非“蹲点”种出“丰产田”来，成为农作或农技专家不可才准予“核销”，农村的城市版本和城市的农村版

本都可以，都能进入传统、非传统交错的阅读领域。“广阔天地”依旧“大有作为”。我想，说这么多已经可以凑成我们建立所谓“基地”，并在自愿原则下支持某些作家去那里的指向和理由。

如何去呢？

“到支持你的地方去”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后来成为经典指导思路。玉溪市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最快，成果最大、“出典（典型经验）”最多的地区之一，对作家深入生活也历来持欢迎的态度。作家深入生活，一步到县乡、村民小组，兼职乡长助理、副乡长和各级乡村机构、学校职务，每年平均有3至4个月“在点”，与农村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建设新农村；作家由省作协本着自愿原则选派，大体三分之二是“省派”，三分之一是本地作家，以便交流互补；经费来源：主要由所在县给予生活补贴，省作协负责作品推荐和部分作品的出版——这样一个粗略的打算及合作框架，在玉溪市——峨山县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实现。

峨山县是我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十分活跃。至今仍有上世纪50年代出现和70、80年代崛起的民族作家在坚持创作，各级领导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较高，这给予了“基地”根本性的支持。

这次出版的“峨山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丛书”得到省委领导、省委宣传部的支持。所集作品，均是自由选题，“在点”创作的。其水平自有高下之分，部分长篇小说已同时进

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计划，并先期发表出版。有的作品进入电影、电视剧版权交易和改编。在“峨山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建设之初，就受到中国作家协会及其机构创联部、创研部的大力支持。全国著名作家多人曾到访串联、交流、指导，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着全国作家“共建”性质的别开生面，为时最长的文学聚会。“峨山”是千山万山之一，“基地”是否作家心灵的基地？有待检验。但我自始以为，创作是作家自己的事，要自己筹谋计划，艰苦实行。无论哪一种“模式”都不能代替作家的心灵“模式”或写作的行为个性及目标。生活素材也不能取代艺术功力、学识修养和对生活的透析能力。这样说来，生活的“现场”只是一个交叉点。到达、周旋、感受、出发，再回归——是否一个成功“路线图”？这简单描述不能回答。

本文旨在说明事情原委，无暇闲笔，权充序言。

2009年5月15日 昆明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为了生，我们常常忘记了死。
为了爱，我们常常忘记了恨。
为了幸福，我们常常忘记了苦难……

——题记

目 录

一、等你等得心口疼	(1)
二、红泥村干得开了裂	(7)
三、沁水湾里的脉动	(15)
四、几十年打不散的冤家	(22)
五、小龙田尿了木队长	(27)
六、当兵的人走进了煤矿洞	(33)
七、爹比啥都重要	(44)
八、上过立秋的露	(51)
九、养牛的功夫	(58)
十、离不开的土地和村庄	(69)
十一、狗救了他的命	(77)
十二、查夜发现的秘密	(85)
十三、起得早不见得是好事	(96)
十四、获取好地的绝招	(101)
十五、哥是山中独树木	(110)
十六、粮食压断了腰	(123)
十七、一屁股可以坐三味药	(128)
十八、种烤烟提升了土地的价值	(133)
十九、从炒苞谷花到贩烟叶	(138)
二十、想读书的孩子倒了霉	(142)
二十一、刘来宝发迹了	(148)

二十二、都是粮食惹的祸	(155)
二十三、安菊不在了	(159)
二十四、腰还是不行	(162)
二十五、龙坝在那样的时空里醉倒	(166)
二十六、儿子救了他的命	(175)
二十七、媳妇儿拴不住龙田的心	(177)
二十八、一场意外，他推开了另一扇门	(186)
二十九、矿洞里的温柔之乡	(197)
三十、跌进美丽的陷阱	(207)
三十一、绝处逢生	(214)
三十二、只身求学	(219)
三十三、龙田回家	(223)
三十四、老龙头死不瞑目	(226)
三十五、木叶出现了	(237)
三十六、打扫厕所只为挣钱读书	(242)
三十七、儿子醒事了	(249)
三十八、小饭店里的麻烦事	(254)
三十九、再见沈妹	(260)
四十、洗浴城里的龌龊事	(267)
四十一、沈妹的“公司”	(278)
四十二、黑脸老板的内心世界	(281)
四十三、龙田第一次喝酒	(287)
四十四、这方的土地也留不住人	(294)
四十五、阿爹阿妈都离乡了	(298)
四十六、第一次见到矿老板	(302)
四十七、一个电话救了木叶	(305)
四十八、在这里遇上了爹妈	(310)
四十九、土地之脉悄悄涌动	(316)

五十、龙田进了县政府	(328)
五十一、梁杰的作风	(333)
五十二、太想给红泥村做点事	(343)
五十三、刘远航的小九九	(346)
五十四、他成了好人	(351)
五十五、刘远航被搀到话筒前	(356)
五十六、和泥土再近一点	(361)

一、等你等得心口疼

太阳西坠，一缕缕金色的光辉从树隙间照了过来，光随影动，形影不离。村东一间土掌房里，一个彝家妇女搀扶着一个干瘦而弱小的男人，一步步从木楼梯上撑了上来。在土掌房的楼顶上站定，男人早已气喘吁吁。

那男人佝头佝脑，久病未愈的样子。他在木椅子上坐下来，也费了很大的劲。透过丛丛树林和开得金黄繁茂的野葵丛看了看，再喘了一口气，他说，艾妮，这龙田，还不见影儿呀！

那叫艾妮的妇女，看上去就精神得多。她浓眉明眸，高鼻阔脸，肤色红润，身材饱满而结实。整个来看，该突出的地方还突出，该收缩的地方藏得很紧，一点也不像是四十多岁的人。她从男人身上腾出手来，举过头顶，遮住西照的辣日，朝山凹处那条弯弯曲曲的、一伸一缩的路看了看，叹了一口气说，这娃儿，不是说好要来的嘛……不过，龙坝，我给你说，你得到的消息怕不准，木树林这几天忙得要死，人老昏筋，他接的电话，恐怕他记错时间了。

龙坝说，就是，从早上算起，我们今天都上了五次楼了。

这是云南大山深处的一个村庄，纵横横横的山岭将高原厚土一圈一圈地围了起来，那些山，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险，山山相连，众峰簇拥，山到高处，云遮雾绕，没有尽头。山上多树，林里多鸟，多兽，有很多不知名的花草藤蔓。还有水，从山体里渗出，从岩缝里滴出，从泉眼里挤出，从远方的峡谷里流

出，晶莹而剔透，浩荡且奔腾，像缕缕蔚蓝的绸带，在峨岭的胸前颈后飘来绕去，将山谷切割得差参起伏，转弯抹角，来去复杂。而云呢，云像一袭袭轻纱，像一床床棉絮，像一缕缕叹息，在山谷里，在峰峦间，在河流上，在高高的天幕处，能飘逸的飘逸，能飞扬的飞扬，变幻莫测，来去无形。而就在这些山与水的间隙里，在云与雾的交汇处，便有了路的联结，有了村庄的层叠，有了人烟的繁衍。

这山谷里，有一个小小的坝子，土壤肥厚，人烟密集。因泥色深红，人们便称之为红泥村。村庄里多为土掌房，彝家人造，四四齐齐的墙，平平整整的顶，都是红土筑成。有的年代很久，有数百年的历史，瓦顶上覆了青苔，偶尔还开几株不知名的花儿，或红或白，招蜂引蝶，门板上积了烟尘，廊檐下飞着燕子。干干净净的院落里，因形就势，这里挂两串大红辣椒，那里堆两垛金黄的苞谷。角落里，扁柏或者乌柏，绿出了院墙，遮住了光阴。

龙坝和艾妮正说着，村民小组组长木树林领着几个人小跑着过来。每抬起脚，脚下就冒起一阵黄灰。他们手里拿着大红布标，在虽是傍晚却十分毒烈的日影里跑得汗流浹背。

艾妮大声说，老木，正说着你呢，你跑个啥？你不是说田儿他们要回来吗？害我们在这里久等！

木树林说，你没有听到早晨的喜鹊在叽叽喳喳地叫得欢吗？你没有看见我们正在忙吗？我认得你心口都等疼了，眼睛都看酸了，我也一样。但脚长在人家肚皮上，那是遥控不了的呀，憨婆娘！

艾妮笑笑，她有些不好意思。她说，你……

木树林说，我也说不准是今天还是明天，这些日子，县上的领导随时都有下来的可能，我们红泥村热闹起来了。我们先作点准备。如果龙坝放得下，你就帮我们干干活好吗？

艾妮说，那，他普珠婶呢？